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附編

歲寒堂詩話卷上

宋 張 戒 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于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首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

案明月照積雪乃謝靈運詩此誤

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

籍鳥鳴山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臯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堦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麤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烟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黃。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豈專意于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嘆之。詠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

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台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

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至于李杜尤不可輕議。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案李白詩刊本明月或作朗月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魯直

云。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此語乃真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污下。介甫之論過矣。孔子刪詩三百五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亦謂之識見污下耶。元微之嘗謂白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而復以太白爲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退之于李杜但極口推尊。而未嘗優劣。此乃公論也。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于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王介甫詩山谷以爲學三謝。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魯直自言學子美。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習。不可不謹。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

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麤爾。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耶。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卻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畧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爾。尙何無餘蘊之責哉。

陶淵明云。世間有喬松。于今定何聞。此則初出于無意。曹子建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語雖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

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律。此所謂韻不可及也。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新婚戍邊。而云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糝。壯遊云。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如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乃聖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乃中的之爲工也。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云化塔凌虛空。雄規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盤梯接元氣。坐壁栖夜魄。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螳冢。蔽虧塵霧間。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杜子美則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案此詩刊本蒼天或

作蒼穹曠士或作壯士

不待云千里。千仞小舉足。頭目旋而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

愕之趣。超軼絕塵。而不可及也。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視東坡側身引手之句。陋矣。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豈特邑屋如螳冢。蔽虧塵霧間。山林城郭。漠漠一形。市人鴉鵲。浩浩一聲而已哉。人才有分限。不可強。乃如此。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教康崑崙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學詩亦然。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淨盡。始

爲藥所誤。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

東坡評文勛篆云。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泰山。東坡此語。不特篆字法。亦古詩法也。世人作篆字。不除隸體。作古詩。不免律句。要須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詩耳。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章八元題鴈塔云。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忽驚人語半天中。回梯倒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案此詩刊本忽驚作自驚倒踏作暗踏此乞兒口中語也。梅聖俞云。復想下時險。喘汗

頭目旋。不如且安坐。休用窺雲烟。何其語之凡也。東坡眞興寺閣云。山

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側身送落日。引手攀

飛星。登者尙呀咻。作者何以勝。案此詩刊本山林作山川呀咻作呀喘登靈隱寺塔云。相勸小

舉足。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浩浩茫茫。

案此詩刊本亦何有作空有無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劉長卿登西靈寺塔

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此但言其窮高極遠之趣爾。南及蒼梧。西及崑崙。然而叫虞舜。惜瑤池。不爲無意也。白帝城最高樓云。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案此詩刊本對斷石或作封斷石

使後來作者如何措手。東坡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云。西

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襲子美已陳之迹。而不逮遠甚。山谷登快閣詩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此但以遠大分明之語爲新奇。而究其實。乃小兒語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死四百年。後來名世之士。不無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此論不爲過。

楊太眞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眞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黷之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眞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眞之絕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眞。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

案此詩刊本向天或作向空一笑或作一箭

可以論曹劉李杜詩。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然而亦淺陋甚。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內雖淒涼。何至挑孤燈耶。惟敍上皇還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敍太眞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長恨歌。元和元年尉盤屋時作。是時年三十五。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詩工拙遠不侔矣。如琵琶行。雖未免于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

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

案此詩判本江。水或作江草。

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

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于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

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于太詳。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淺近。畧無餘蘊。此其所短處。如長恨歌。雖播于樂府。人人稱誦。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後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案白居易詩判本。回看或作回首。

此固無禮之甚。侍

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

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施。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

退之于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于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
粧。李義山此詩。非誇徐妃。乃譏湘中也。義山詩佳處。大抵類此。詠物似
瑣屑用事。似僻。而意則甚遠。世但見其詩喜說婦人。而不知爲世鑒戒。
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
蕭。

案李商隱詩刊本
妝成或作修成

此詩非誇王母玉桃。阿嬌金屋。乃譏漢武也。景陽宮井

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此詩非
痛恨張麗華。乃譏陳後主也。其爲世鑒戒。豈不至深至切。內殿張絃管。
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鬪殺汝南雞。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
他日淚。薄暮望賢西。夫雞至于鬪殺。馬至于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
而可知也。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爲所惑亂也。其言
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鏗鏘飛動。
極敘事之工。然意則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
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此詩送入蜀人。雖似誇文君酒壚。而
其意乃是譏蜀人多麤鄙少賢才爾。義山詩句。其精妙處。大抵類此。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閨人。別弟妹等篇。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案王維詩刊本啼鳥換或作啼鳥緩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蹏輕等句。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摩詰性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鑒飫輞川山水。故其詩于富貴山林。兩得其趣。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句。雖不誇服食器用。而真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比也。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